

何祚欢文集

He Zuohuan Wenji

舍命的儿子

Sheming de Erzi

(长篇小说)

何祚欢 / 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何祚欢文集

He Zuohuan Wenji

舍命的儿子

(长篇小说)

Sheming de Erzi

何祚欢 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舍命的儿子(长篇小说集)/何祚欢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6. 11

(何祚欢文集)

ISBN 7—5430—3566—9

I. 舍… II. 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2021 号

著 者:何祚欢

责任编辑:李 俊

装帧设计:刘福珊

督 印:方 雷 朱有茹 戴 涌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wuhanpress@126.com

印 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30mm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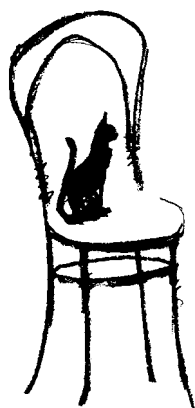
印 张:12.25 字 数:307 千字 插 页:2

版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6.00 元(全套共 8 卷 本卷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舍命的儿子
(长篇小说)

第一章	5
第二章	23
第三章	45
第四章	69
第五章	87
第六章	107
第七章	127
第八章	148
第九章	162
第十章	182
第十一章	199
第十二章	220
第十三章	241
第十四章	263
第十五章	286
第十六章	311
第十七章	333
第十八章	353
尾 声	378

次的留给他自己。

每次这样做罢总会有些议论。那些人强马壮家有余财的户头出钱办事的时候绝不肯跟他“大先生”比，分罢祭礼后却要跟那些穷房头比，反复把他们的吃亏当歌唱。祖父和父亲都是为刘怡庭的当家主事、为他给祖宗添体面而自豪的，听到事后的议论却不能不替他委屈。娶了媳妇以后，媳妇免不了说几句负气话，说了几回也就不说了。因为刘怡庭讲的道理，足以平息她的不平之气：“我多出几个钱少拿一点祭幛，是吃了亏。可这是为么事吃亏？我是为葬我的祖宗啊。赚得了拿得出，是我的本事，是我的面子！你看他们说三道四，到了办事的时候还不是该我来！谁出了多少力，他们心里是有数的，说几句闲话也是‘裤子包脑壳——盖脸’的。”

现在，他终于也加入到刘家列祖列宗的行列，躺在了等候发送的位置上。不同的是，他的身边没有早早预备下的棺材，没有他主持的任何一次丧事都有的和尚和道士。他自己生前绝没有想到，轮到他来当一回祖先的时候，会是这样的寥落、凋零。

他的兄弟子侄并不少，也都是在他的提携下在汉口安家立业的。他们早先也曾信誓旦旦，保证过要回报大伯的栽培。然而当他们接到他去世的丧报时，却绝对记不起当初作过的许诺，或是忘记了那时真心实意的感动。他们像开过会作过约定似的，几乎每个人都表现得像是刘怡庭的远房亲戚，仅仅表示意思地送上三两块光洋，说声“忙”，劝声让“大妈”节哀，就不打算回乡下老屋来了。

刘怡庭躺在那里，身边只有两位亲人。一个是对他百依百顺了半生的大儿子刘安杰，一个是他的母亲。他的妻子和另外一个儿子都还留在汉口，除了要处理生意上的善后事宜，还带着最后一线希望，希望能说会道的二叔刘宜宾能在他们的恳求下回心转意，回乡操持父亲的丧事。二叔若肯回来，另外一位亲叔父也会回来，这样刘怡庭的丧事不管是奢是俭，在亲朋故旧面前就说得过去了。

第一章

刘安杰不喜欢大姑伯，根源在他娘那里，而他爹经常表现出的两难态度，又加深了他的不喜欢。

大姑伯是个很有主见的女人。刘家的亲眷都晓得，她在关键时候成全过刘怡庭。

刘怡庭十二岁那年偷偷离开家到汉口学生意的时候，大姑伯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小媳妇。只有她一个人为大弟弟送行。

大姑伯生在七月，和几乎所有生在这个月的女孩子一样，被叫做巧云。不同的是，她不仅有个带“巧”字的名字，而且还真是手巧嘴巧，像男孩子一样敢作敢当。在一群弟弟面前，她有着赛过母亲的威信。

巧云出嫁那天，爹娘像塌了天一样，哭得连气都悠不回来。她只有红着眼嘱咐大弟弟刘怡庭：“怡庭啊，家里就是你顶大了，你要照顾好娘老子啊。”

刘怡庭把姐姐拖到一边，极严肃极认真地说：“姐姐，你莫把这件事托付我，我是要走的。”

巧云以为弟弟不懂事说了嘎巴子话，笑弯了腰数落道：“苕东西，你未必也想出嫁不成！”

刘怡庭说：“我将来要出去当大老板，让我的娘老子吃肉咽饭，穿绸摆缎！”

半年以后巧云回家看爹妈，瞅了个空子对刘怡庭说：“明天早晨你姐夫的三舅爷在路口等你，他跟你作保，保你在汉口老保成银楼

房学生意。日后当不当得成老板，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刘怡庭为难地说，父母要他好好种田，不许他出门。巧云一听就发了毛，一巴掌重重抽在大弟弟屁股上，骂道：“亏你还是个男将！父母不许走，你自己不晓得走？守在屋里撮一生牛屁股，拿么事去当老板哪！”

夜晚等父母睡下之后，巧云把一个包袱交给刘怡庭：“换洗衣服都在这里。一件新学生装是让你上柜台的时候穿的。人靠衣服马靠鞍，露头脸的地方，穿太差了人家瞧不起。这件衣服来得不容易，平常就穿省一点。”说到这里巧云有几分伤心，忍了好一会才接着说下去：“学生服口袋里放着两块钱，姐姐只拿得出这些……一个人在外，你万事小心。爹娘面前的话由我来说。过些时我叫你姐夫去看你。”

刘怡庭心里酸酸的，两眼直直地，把一个实实在在的巧云看成了云里的姐姐。好半天才忍着没让雾变成泪，发狠似的咬牙说道：“将来做了大事，我把爹娘接到汉口去住。”

巧云叹口气：“有那一天，你只把几个兄弟渡上岸，就叫做姐的少操许多心了。”

刘怡庭是天麻麻亮的时候被姐姐叫起来，送到村口随姐夫的三舅爷走的。三舅爷在汉口汉中路开了一家小杂货铺，两张桌子那么宽的门面，香纸蜡烛、糖果点心、干果鲜果、笱帚搓板无所不卖，“杂”得和“杂货”的名字相符。两夫妻带着一个徒弟，在乡下人眼里算得上个小财主，在汉口不过算有口饭吃，因为大小是个铺面，就有资格替刘怡庭作保。刘怡庭顺顺当当成了老保成金号的徒弟。

老保成金号在汉口正街上有许多家，刘怡庭去的这家以“发记”与别家相区别。要说它有什么特色，那就是占的“一”字多：一个老板、一个内老板、一个小老板、一个作坊师傅、一个店员先生，刘怡庭一到又有了一个小馆。这种铺子，在正街上也就是比银匠摊

子强得半个钱。三舅爷那号老板，只能攀上“老保成发记”老板范志安这一等的，能攀上也是高攀。在这号铺子里当学徒，想住正斤正两的房间是不可能的。总共两间房，一间挤着老板范志安夫妇，有时还要加上他们人长树大的儿子；一间挤下了作坊师傅和店员先生就多不出一点下脚的位置。刘怡庭只能把那张长度有余宽度不足的柜台当成他的床。在乡下睡惯了五尺宽的大拖柜，这一尺八寸宽的柜台人一躺下去就觉得悬，越觉得悬越想找靠近床里边的感觉。一靠还真的靠到了宽地方：“咕咚”一下就掉到柜台外边去了，睡在地上宽倒是不愁，往骨头缝里直钻的潮气哪个受得了。爬了半天，爬上去还没把位置找准，“咕冬”又掉到柜台里边去了，里边是地板，冷是不冷的，但吵醒了老板范志安。范老板先从房门后头伸出头来，一句话还没问完又把整个人送出来了。

“么样啊？”

“没睡惯，掉下来了。”刘怡庭还没来得及爬起来。

老板骂着走过来：“个杂种，放活泛些啊。我学徒弟那日子才十一岁咧，孝感老保成的柜台比这还窄三寸，我一回都没掉过。”接着给小徒弟讲诀窍。“睡这种位置，床窄人就要侧着，不能仰胯^①撒天、宽摇适摆的，这只脚还要拗到那边去，才放得稳当……”范志安说得兴起，索性躺下去示范，边讲边做。话还没说完，人就掉到柜台外头去了。只好边往起爬边说着“老了，老了”替自己解嘲。

连师父都睡不稳，这柜台还能睡人吗？刘怡庭想着伤心，不由得想起爹娘常说的一句话，“在家般般好，出外时时难”。对于鼓励他出来闯世界的姐姐巧云，他说不出是该埋怨还是该感激。他几乎是随手一拖，把当枕头用的那个衣服包打开了，这是巧云给他收拾的那个包。就着街上“气死风灯”的微光，他一眼看到了巧云说的

①胯：念 kà，武汉方言，两腿之间称为胯。

你的学生服。我想，一定是姐姐拿错了，一直就放着，准备等哪回乡里来人带给哥哥。”

憨头本不是为了衣服来的，听这一说连忙带舵转弯，说：“你姐姐把衣服是叫你穿的，省么事呢！”

过后刘怡庭再三要姐夫把衣服带回去，心里却认定了，这一辈子无论成不成得了大事，都要把姐姐姐夫当娘老子一样供着。这衣服穿不穿在我身上，姐姐的恩德照样是报偿不尽的。

刘怡庭这一生帮了不少亲戚，也让不少人吃过闭门羹，惟独对姐姐姐夫屋里的事情有求必应，为的就是他认定了的报偿。

这种报偿，从姐夫看他那次就开始了：姐夫心里石头落地，死也不肯收回学生服，刘怡庭便请他去上馆。一盘红烧肉、一盘黄焖丸子，吃得姐夫解了三次裤腰带，每解一回口里就骂一回：“个杂种，好厚的油啊，只怕打屁都要油裤子！”临走还送给姐夫一双洋纱袜子，密针密线上得好好的布袜底，那年月绝对是贵物。姐夫拿回家舍不得穿，几乎像贡物一样，逢着亲朋好友到家里，就把它亮出来猛夸一通“揪辫子^①”，把曾经怀疑过妻子巧云的一份抱歉含在了里边。巧云见兄弟屁大一点小就懂得做人做面子，心里不晓得有几滋润，暗里觉得兄弟够长子的资格，将来真能成为全家的靠山。

民国十八年，汉口改为特别市，由硚口到歇驾嘴长达十里的正街被正式改名汉正街。汉正街以其大小门面多达千家的繁华，赢得了完整而正规的命名。就在这一年，三十三岁的刘怡庭顶下了他们几个亲戚朋友合股的“老保成裕记金号”，改名“九万年金号”，成了独资老板。在考虑铺子雇请帮手的时候，他连管事的掌作师傅都放着先不考虑，首先考虑怎么安排他的姐夫憨头。当管事？憨头憨脑的，只怕被人哄得卖了还要帮别人数钱。当店员？三十八岁的老

①揪辫子：武汉方言，对舅兄舅舅的谐称。

童生一个，除了认得乡下孩子的银脚铃银项圈长命锁，他晓得什么事名章戒、钻戒、净面、天元？想来想去，只好让老哥哥先给铺里看门守夜，每月给家里赚点定板的活钱。如果人活泛肯动脑筋，白天站在柜台里瞟，吃饭从人家闲谈里听，不用三五年，干个跑街总不成问题——那不是要手艺的行当，要的是个脚勤眼勤，盯准汉口邹协和、武昌老万年这几家大金号的行情变化，回来报个准数字，供自己铺里作参考就万事大吉交差了事。至于首饰行业说数字的隐语，从一到十不过是“么、梅、昌、斯、瓦、劳、操、刀、弯、喜”，就是个苕糊了心的人，也不必花一年半载去记它吧。

刘怡庭觉得他跟姐夫设计的发展蓝图——先看门后往跑街上转，是再好不过的。于是派人到乡下先跟姐夫带了个口信。等将一个管事、两个店员、两个作坊师傅全班人马请齐后，他居然亲自下乡把“姑老爷”憨头请到铺里司守夜之职。

请“姑老爷”的同时，也把乡下几家知近的亲戚请来了。因为“九万年”虽在“老保成裕记”的老房子里开张，当家老板也仅由三位变成他一个，但到底是合股变独资，招牌也特色独具，必须把乡下亲眷、城里朋友和同行请到堂，办几桌开张酒。

开张酒散，铺里员工照规矩各归各位。楼上两间房，作坊师傅住在保存部分原料的那一间，管事和两位店员先生合住另一间。楼下则成为刘怡庭和乡下亲眷们的天下：房里是老太爷独占一张临时支起的床铺，刘怡庭和姐夫合一张大床，其他亲戚，不分老少都挤着睡柜台里边临时打的地铺。

房里大床上，刘怡庭抓紧时间给姐夫教帮工的规矩：“哥哥，从今往后，您家就在汉口赚钱了……”

憨头在酒宴上被人们抬举，一口一声“姑老爷”地劝酒，喝得有些过量，说话就比平日更憨头杵脑，不等刘怡庭说完就打断他：“在汉口赚钱蛮了不得？住在鸡屁眼大的房里，出门鼻子撞到眼睛都

是人，烦死人的！”

刘怡庭压着火说：“话不是这样说，乡下有田地千顷骡马成群，吃斤把盐还要用活钱吧？在汉口有活钱在手，吃的是肉穿的是绸到底不一样些。”

见憨头没应声，刘怡庭接着说：“在汉口，铺子里有铺子里的规矩。私下里您家是哥我是兄弟，官面上您家是帮工的我是老板，歪江湖讲的正道理，您家要把我当老板看……”说到这里发现不对了，憨头哥哥别的不快，起齁倒一点不耽误，你说话尽量压着嗓子，他打齁却尽量放开喉咙！

刘怡庭哭笑不得，只好作罢。心想姐夫再怎么憨也是近四十的人了，何至于要人像教徒弟们一样，从“人之初”开头！

到第二天夜晚，问题就来了。

亲戚们散了以后，楼下就只有他们两郎舅。凭这层关系，刘怡庭把姐夫让到房里挤着住是天经地义的。按生意人家的规矩呢，姐夫是专门请来守夜的，就只能在柜台里搭行铺应门，睡要等众人睡下之后，起要抢在众人起身之前，半夜有要出去的要进来的，还要从热被窝里爬出来，给人开门关门。

等先生们睡下以后，刘怡庭自然要在柜台里给姐夫安铺，憨头完全不晓得这铺就是给他安的：“怡庭，今日有哪个来？”

刘怡庭说：“没得啊。这铺是给您家安的。”

憨头说：“安在这里我么样睡得着呢？”

刘怡庭好言相劝：“哥哥，委屈几天惯了就好了。您家干的这个差事哟！”

“那你睡哪里呢？”

“我睡房里。”

“你凭么事睡房里？”

“哥哥，您家莫见怪，假不假我是老板，照规矩要这样做。”

憨头一听憨气大发：“哟！您家是老板，我还不晓得咧！这不得了，你们刘家出了个抓动了祖坟的鸡，出了个人物头啊！哼，你这个老板么样到汉口来的晓不晓得？没得三舅爷跟你作保，你进得了老保成？三舅爷又是哪个的舅爷？他是打哪里认得你的？亏你还有这个胆子，拿得下情面，把我当你的伙计。当了你真是庙门口的石头，沾了三年香火就成了仙？”

刘怡庭一向觉得姐夫忠厚老实，否则也不会请他来干守夜的活。没想到姑老爷人穷还有个富脾气，豆腐馓了架子还要撑着。事到这一步田地，又不能跟他吵：吵起来丢面子的不是姐夫，而是自己。

于是，刘怡庭半开玩笑半赌气，客客气气把姐夫请到房里去当他的姑老爷，自己忍气吞声地睡店堂，当一回守更值夜的，温习一次当年学徒的滋味。

就是这样，姐夫还照样不依，第二天一麻亮就夹着换洗衣裳回乡去了，从此不在汉口找任何差事。

这件事过了不久，姐姐巧云找到铺里来了。姐弟单独相对的时候，刘怡庭想抢先作解释，却被巧云拦住。

巧云说：“怡庭，你莫当了我是来说你不然的，你哥哥那个狗脸不生毛的脾气我还不晓得吗。你找由头让他赚钱，他还要你把他当祖宗牌供着，汉口这位置哪由得他！”说到这里叹口气，话锋一转：“由不得他也怪不得他，不跟师父提三年夜壶，脾气么样灭得下来？如今他三十八了，生就的萝卜长就的相，总不能叫他重新当三年小倌啦。算了，他只能守几亩田土撮牛屁股，就让他做那个混个一日两餐吧。要紧的是你们的前途。怡庭，说起来你外甥有一大排，我这边男丁就是宪前一个。十六岁长得稍长个大^①，又百事不懂。你既

①稍长个大：武汉周边农村常用语，形容人身高体壮。因其音调组成词为平声接两仄声，便有朗朗上口之效，故口语中应用极广。

私下里，他先作的交代不少：当小馆的，眼睛要尖，要看得见你要做的活；手要快，不等师傅们开口，就把要做的活做了它。吃饭要利索，人家都上了桌子你才能坐，见到要加饭你都要放下筷子去盛；人家没下桌子你要先放碗，一个做不到就该你挨饿。

刘怡庭刚刚自己当家做老板，要想要问要学的事情不晓得有几多，嘱咐的一大堆话，论具体也够具体的了。当年自己学徒，谁给自己讲这许多？还不是挨一回嘴巴长一回见识，学得眼尖手快自己找活做！再说宪前听自己交代一二三的时候，那颗脑壳不是点都不赢吗，料想十六岁的伢学起来比自己那时候快。

偏偏这位曾馆在自己家里当独儿子当惯了，别人骂他是“留着做种的”，他早早就懂了“做种”对他曾家这一支一脉的重要意义。谁惹了他气了他，他就变成了易碎的易燃的危险品，爷娘都得让他三分。刘怡庭在亲戚来往之中，只晓得这个外甥长得中看，不晓得“他老人家”并不中吃。你说得涎水流满地漂得起船，他哪会从中归纳出眼尖手快这个纲！

初来乍到头一天，刘怡庭就明白了，这个曾宪前只怕要自己费点神。

事情是“九万年金号”两个关键人物引起的。

刘怡庭请的管事叫艾少白，在首饰业是有名的手上出得了活、嘴上争得回生意的“傲角”，一手龙飞凤舞的字，双手连珠炮般的算盘，在同行里找不出第二个。他是个汉戏迷，丹桂舞台、满春茶园等“戏园子”，他几乎每天必到，帮工的几个钱大半都送到大和尚、牡丹花、吴天保这些角手上去了。所以，他不管到哪家帮工，事先必讲的一个条件就是：只要我白天不耽误生意，夜晚看戏随便回多晚都要留门。

“九万年”开张以来，由于没得专门的人司夜，又没得小馆应门，刘怡庭就安排店员和作坊师傅轮流当值。艾少白除了当值的日

子以外，还没耽误过戏。有时碰到戏码好又该他的班，刘怡庭见他坐立不安的样子就猜得出来，便把他肩膀一拍，说声“我来吧”，也不误他的戏。

现在来了个曾信，艾少白不担心当值误戏了，旁人也不再愁当值时睡行铺不安生了。还有个人也不怕起早床吵了别人欠了人情了。这个人是在作坊里掌作师傅何昌恒。何昌恒是那种在手艺上肯花脑筋又肯花力气的工匠，活了五十岁，有三十五年跟吹筒、埙、敲板、钳子等做首饰的家伙做伴，到了跟人做伴的时候就手不是手，脚不是脚了。他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就喜欢大清早到河边去“丢圈子”——汉口这地方人人都忙，很少有人不为办事而走路，纯粹的散步就被人称为“丢圈子”。也是为了这惟一的奢侈，他到哪里帮工都要先说明一下，“我是个起早床的，吵了人家的早觉不要怪我。”

这天夜晚，艾少白放心地看戏去了。打烊的时候刘怡庭不在铺里，回来以后也没在意，只教曾宪前在柜台上开好铺，嘱咐一声“警醒一点，门上的事就该你管了”，自己就睡了。

半夜，渐敲渐响的敲门声，越叫越火急的叫门声把刘怡庭惊醒了，醒透了劲时听明白了，这是看戏归来的艾少白。看来他喊门的时间不短了，应门的曾信呢？刘怡庭点亮灯出去一看，曾信人还在，只是由柜台上移到了柜台里，裹着被窝在地上睡得正香呢。

刘怡庭怕再喊下去吵醒了隔壁左右的街坊，便先去开门让艾少白早些进来。他左手端灯，右手将门闩抽开，接着极快地朝门边上一闪。门外边，艾少白过足了戏瘾蛮快活的，没想到喊门费了这么大的劲。先是怕夜深了吵醒了街坊，用的“三生¹”嗓子，细细的，喊烦了就唱起“十杂²”来了。现在里面门闩一抽，他一肚子气正好有

①②三生、十杂：都是汉剧中“十大行当”之一。汉剧十大行当为一末、二净、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贴、九勤、十杂。三生系扮成年男子的行当，以唱为主；十杂则扮粗犷人物，类似京剧架子花脸。

出气口。于是双手推门，右脚飞快地踢出去，口里骂道：“小婊……”

这一脚什么也没踢到，面对着灯光照亮之处，却发现来开门的根本不是“小表”，而是“大钟”——老板亲自替他开门来了！

“刘先生，是您家！对不起，我当了……”想想不对：当了曾信就可以骂“小婊子养的”？谁养了曾信？是老板的姐姐呀，这不等于骂了老板吗！

刘怡庭学徒时挨过好多堵门拳头，练精了，躲艾少白这一脚没得什么难的。深更半夜的说么事都伤精神，只说：“艾先生，睡吧。”

艾少白上楼后，刘怡庭又是摇又是叫：“曾信，曾信……”十几声都叫不醒，这哪是学生意的相啊！又气又急，“啪啪！”两嘴巴重重地一“刷”，曾宪前才算醺醺然把眼睛睁开了：“舅，有么事？”

“屁事！当小信照门睡得像一滩泥巴，你把饭碗没当饭碗么！”

“又没得哪个喊我，我不睡？”

“没喊你？艾管事的喊破了喉咙你都没醒，门还是我去开的。”

“哦。下回您家叫我开门就是了。”往下一歪又准备睡。

“还睡！你看你睡在哪里呀？”刘怡庭把他耳朵一揪。“你也不择床，掉下地来还接着睡。爬到柜台上去！”

经过这一闹，刘怡庭再躺到床上怎么都睡不着了。他翻来覆去地想，人家都说“打虎要靠亲兄弟，上阵全凭父子兵”，用人用亲戚该会贴心些呀。怎么用到了他们曾家父子，就这样不顺手呢？究竟是他们爷俩不行，还是亲戚不能用？

好容易想得头发麻，什么也想不动才迷迷糊糊睡着，却又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敲门声里夹着个女人声音：下活啊，下活啊。

走出房一看，他那宝贝外甥居然又由柜台上面掉到了柜台里面，而且照睡不误。刘怡庭又是两嘴巴将他扇醒：“下活的来了，开门！”

有小信值夜，他堂堂的老板怎么会掉价跟下活的开门！

那时候汉正街千把户铺面人家，不论生意大小，都是管吃不管

厕，管厕也是瞎凑合。跟住户人家一样，找一个阴暗的角落放一只马桶，差别只在大小上。九万年金号就有这么一只乡下粪桶改装加盖的大家伙，老板房里还有一只精致些的小家伙。每到凌晨四点左右，就有专门负责“下活”的妇女，来把先生们昨日的“存货”搬出去，“清仓擦库”把马桶涮干净以后再送回来。“下活”女工被认为操持贱业者，刘怡庭不惜费事也得把曾宪前叫起来开门。曾宪前睡眼惺忪地要点灯，刘怡庭低喝一声说：“下活的进门从来不用灯！”末了又嘱咐道：“莫忙睡，倒完了桶子她还要送进来的。”

曾宪前开了门之后就偎在被窝里等，可是眼皮子等不住，怎么用力地朝开里撑，它还是往下粘。往后下活女工怎么搬马桶出去，怎么送进来，临走怎么交待“我走了，您家锁好门”，他一概不知。等到舅爷的拳头擂到屁股上，他慌忙起身的时候，天已是天亮了，铺里所有人都围在他旁边，像看把戏一样看他的睡相。

这情景叫他特别反感：人家睡得好好的，你们围着搞么事吵，像守灵样的，做生意的人也不讲个吉利。他一边快手快脚地卷行李，一边不耐烦地叫：“看么事看么事吵！”

刘怡庭说：“看么事，看曾家少爷美如天仙的睡相。自己是做么事的人都不晓得，还怪别人不该看你！”接着像法院里问证人似的问何昌恒：“何大爷，您家早晨出去打转的时候，门就是没闩的？”

何昌恒点点头，刘怡庭就对曾宪前说：“听到了吧？你给下活的开了门就没管了！你也放得下心，不闩门也睡得着！”

曾宪前说：“那有么办法，眼睛要往拢闭，拿筷子都撑不住么。住了一屋的人，还怕哪个进来把人偷去了？”

刘怡庭气得在心里骂姐夫：曾昭德啊，你真是穷汉养娇子，爷俩都是拿着饭碗不当数，穷得卵子打得凳响^①也不想扳一下命，到么

^①穷得卵子打得凳响：武汉民国时期流行的谐语。因为男人只有不穿裤，才会有“卵子打凳响”的事，故以喻穷得没裤子穿。

呀？我见过你的老子，我比他都大十几岁，你敢骂我！”

曾宪前还是执行他的“回声政策”：“你怎么是这样个东西呀？我也见过你爹，我比他大十几岁，你敢骂我！”

曾宪前一边回嘴一边得意地看着何昌恒的脸急剧变色，没提防刘怡庭甩手一嘴巴过来，一下就把他打得满嘴流血：“你还犟？”

从半夜到大早，曾宪前挨了舅爷三次嘴巴。前两次他不见怪，自己睡得死从来要靠打才能醒，打脸打屁股都不是一打！这一嘴巴动了真气，他就受不了了。脸上麻酥酥的，身子差点被带倒了，一摸嘴巴竟摸了一手血。这是舅爷打外甥？还是警察打强盗呢！

“舅，你打我？”问这话把眼泪都问下来了。

“不打你只怕要翻天！”

“舅，我是你的亲外甥，在你面前未必比外人都不如？”

“放屁！在这里你是‘九万年’的徒弟，不光要跟先生们学手艺，还要学脾气，学和气温驯。像这样做错了事还敢顶嘴，你学么生意？学‘死意’去吧！”

“那我就是不学。凭么事你们都在房里睡，我一个人守门哪。”

“这个铺里的人都是从这条路上过来的，不受几年夹磨你改得了脾气？就这个脾气你成得了气候？”

“我不想成气候，我不受夹磨，我今日就回乡下去！”

“你敢走！”

“我还怕丑吧？我走给你看下子。”曾宪前真是不想学生意。他们曾家靠他“做种”，哪个都把他哄着，他何必跑到汉口来挨骂挨打。于是他说走就走。

刘怡庭一把抓住他的后衣领：“站着！你好大胆子！你的娘把你交给我，我就要把你调教成人。”

曾宪前后衣领被抓着，颈子被勒得又疼又闭气，这一家伙他不依了。拼命地挣脱，回头就骂：“你调教我？你像个东西！”话还没